

欽定晉書

卷之十
三十一
六

晉書卷三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
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
合義璧爰自夙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
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
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
事可畧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
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
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
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
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
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
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
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
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
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衽席感眇側

於弦望則龍爨結爨宗周鞠爲黍苗鷲尾槎災隆漢墜
其粉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
淫荒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變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諛
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
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
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
后一善勸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旣而帝掩
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
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綈緇典滅所由義同畫一
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臯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栢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

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尙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爲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畧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旣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鳩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祚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爲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諡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衙上黨太守后母
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懷
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見黜復納后
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
蔡氏濟陽縣君諡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
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郟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
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

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侍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旣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爲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爲衛尉

太僕劉原爲太僕宗正曹楷爲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
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
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
未崇諡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
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
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
內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
喪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
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蒸
蒸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

依德紀諡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諡爲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曰明明先后興我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矇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沉哀罔訴如何窮昊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夷中年隕喪煢煢在疚永懷推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不渝體

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
先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
相謐靜隆化帝業以創內敘嬪御外叶時望履信居順
德行洽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華沖素是放雖
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
薦臻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冀無後艱凶災仍
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輻夙駕設祖中闈輻輳動軫
旣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攀梓宮顧援素旂屏
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舒傷悲尙或有聞顧子
孤遺嗚呼哀哉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祖母

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
愛每惟聖善敦睦遺旨涓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
人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太康七年追贈繼祖母
夏侯氏爲滎陽鄉君

武元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外
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
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聰慧
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
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

獻王東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卽位立爲皇后有司
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
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祭
於後宮爲夫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
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克妻郭氏使賂后
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
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顛進言上乃聽之
秦始皇中帝博選良家以克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
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克選者使后揀擇后
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卜藩

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膺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克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皆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泣許之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

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不有
言近垂困說此意情亦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
克改葬之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諡母趙氏爲縣君
以繼母段氏爲鄉君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
使亡者有知尙或嘉之於是有司卜吉窀穸有期乃命
史臣作哀策敘懷其詞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
家道在伉儷姜嫄佐譽二妃興媯仰希古昔冀亦同規
今胡不然景命風虧嗚呼哀哉我應圖籙統臨萬方正
位于內實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
豐陽奕世豐衍朱紱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

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
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
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
哀哉陵兆旣窆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如其徂宮闈遏
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紼告駕啓塗服翬禴狄寄象容車
金路晻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翼
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
虞卜安體立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諡聲被八
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
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眉元后從妹父駿別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暎椒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內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如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言于帝曰賈公閎有勲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如是其親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誠厲如如不知后之助已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帝忿怨彌深及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

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
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旣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
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
后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
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
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己之
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勅王公於朝堂會議詔曰此大
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家宰之任陛下
旣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
內爲唇齒叶同逆謀禍釁旣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

刃宮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爲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尙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

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
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庶
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
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
太后尙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
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寃先帝乃
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
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
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
乾作配元后旣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

懷皇帝追復號諡豈不以鯀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叅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祇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卽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

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尙書僕射
裴頌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
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
于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
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
則譜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
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
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於世祖之
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克尙書令諸葛
恢尙書謝廣光祿勳留擢丹陽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

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旣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於紫廬非草茅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沉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晡

曖而無光兮氣慟慄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
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
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
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獻歔兮涕
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
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
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
化爲它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
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漣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
詩兮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

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
右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惟秦始十
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
殷姜媯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
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寓伉儷聖皇比
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卽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子
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沉何用存思不忘德
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
奕世朱輪耀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
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

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
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媵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闈
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
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
有恪于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
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
羣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旣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
導媵姬修成蠶簇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祇奉
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
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亂

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
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
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媼訓邁姜嫫堂堂太
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支菴藹四海蔭焉
微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蓋聰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
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
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
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旣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
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嗚
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

雷駭流涕雨零歔歔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
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卽窀穸言斯旣及
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實聰實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
終之禮比素上世祿無珍寶哈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
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
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沉
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
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爰兆克成立室魂之
往矣予以今日仲秋之晨啟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
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

朱服丹章隱隱轆軒弁經總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
相佻佻旌旒翻翻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
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層阜重阿弘高顯
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神所嘉
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
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祇
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連雲淚如湛
露肩闔旣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
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
我銜卹儵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

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
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
溫溫元后實宣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
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
言慕涕漣洏焉咸寧二年納悼后芬於座受詔作頌其
辭曰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
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
含聰履喆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榮越在幼沖休
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任邈姒比德皇英京室
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

詠我后戾至車服暉映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
函夏同慶翼翼聖皇獻詰孔純愍茲狂戾闡惠播仁蠲
黷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囹圄
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興順降
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煴三光朗烈旣獲嘉時尋播甘雪
玄雲晻藹靈液霏霏旣儲旣積待陽而晞瞻覲沾濡柔
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綏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
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
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荅兄思詩書及雜賦
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克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旣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妃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

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

諸葛夫人

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也父沖字茂長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宮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拜爲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覃越不許重言之越怒遂斬玫及穆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說時人方知謀出于穆非玫之意

惠賈皇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峇父克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並稱克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

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蹶踏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克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克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

公閻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生
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
后之族兄右衛郭彭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楚王
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
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
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
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己乃與裴
願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
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旣
給廩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

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慚笑而去尉亦解意時它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及河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后詐有身內橐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

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
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嗟峨前至三月滅
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
加慈愛賈謚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
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
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
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
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
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
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

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爲寺人
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
爲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
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
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
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
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
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
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
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

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畧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並見外戚傳賈后旣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成都王穎伐長沙王又以討玄之爲名又敗穎奏廢

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珍等唱伐成都在王太赦復后位
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
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顥矯詔以后屢爲姦人所立
遣尙書田淑勅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
與尙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
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祏皆由犯衆
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
倚家有跂踵之心人想鑾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
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耶
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

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
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
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
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
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
豎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
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
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願見表大怒乃遣陳顏呂朗
東收噉噉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
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會帝崩后慮

太弟立爲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暉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卽位尊后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諡獻文皇后

謝夫人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

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卽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早卒懷帝卽位追尊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兗州刺史父莊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邪武王爲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晉書卷三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父豫見外戚傳帝
爲琅邪王納后爲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帝
爲晉王追尊爲王后有司奏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
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爲廟太興三年
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祗順昊天成命用陟

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教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乃耐于太廟葬建平陵太寧初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爲邳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爲平陽鄉君

豫章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哀由是爲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爲帝所譴漸見疎薄及明帝卽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

還臺內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咸康元年
薨詔曰朕少遭憫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
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
郡君別立廟于京都

明穆庾皇后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鄆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后
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爲太子妃以德行見重明
帝卽位立爲皇后冊曰如庾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宮虔
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以成肅離之道正位闈房
以著協德之美朕夙罹不造煢煢在疚羣公卿士稽之

往代僉以崇嫡明統載在典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尚柔婦道承姑崇粢盛之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堂基母儀天下潛暢陰教鑒于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及成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羣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母丘氏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

時年三十二后卽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無極贈琛驥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母丘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寧
縣君何氏建安縣君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父
又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拜爲
皇后卽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晝漏盡懸籥
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
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縣爲廣陽
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內官旦一

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况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絜掃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奏造凶門栢歷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絃奏金石如故孝武帝立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

世所謂杜姥宅云

章太妃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
拜爲貴人哀帝卽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溫議
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應曰太夫人詔崇爲太皇
妃儀服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爲太妃敬合禮典不太
常江適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興寧元年薨帝欲服重
江彪啓應總麻三月詔欲降爲朞年彪又啓厭屈私情
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康獻褚皇后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哀見外戚傳后
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琅邪王妃及康帝卽位立
爲皇后封母謝氏爲尋陽鄉君及穆帝卽位尊后曰皇
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
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
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實由宣哲以隆休
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媽淑美關雎臨朝攝政以寧天下
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幾事運之期
天祿所鍾非復冲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
近明穆故事以爲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

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羣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冲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奉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固爲國計豈敢執守冲闇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夫人旣封荀卞二夫人亦應追贈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許太常殷融議依鄭玄議衛將軍哀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

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議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皆敬哀焉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緒之微眇若綴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僮俛敬從弗遑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於是居崇德宮手詔羣公曰昔以皇帝幼冲從羣后之議旣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沉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旣備茲冠禮而

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筭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温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尙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温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温大喜簡文帝卽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冲桓温又薨羣臣啓曰王室多故禍難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

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尙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益無外雖有莘熙殷任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所尙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萬幾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喁喁至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嘆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沖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

從所啓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
帝旣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
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
元九年崩于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
帝爲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曰資父事君
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
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
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
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期從之

穆章何皇后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潯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琦答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採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領軍洽持節奉冊立爲皇后后無子哀帝卽位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

輿慟哭哀感路人立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耶乃降后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饑而餼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后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永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哀帝卽位立爲皇后追贈母爰氏爲安國鄉君后在位三年無子興寧二年崩

廢帝孝庾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潁川陽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爲東海王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廢爲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九年海西公薨于吳又以后合葬于吳陵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爲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

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嫠賢於
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
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
王襄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
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
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
召王襄爲尙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
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
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
時爲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

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
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叙昔敬后崩孝
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
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爲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
及簡文帝卽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
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
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
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
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
簡文太后於是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

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
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
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
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
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簡文順王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見外戚傳
后以冠族初爲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爲世子永和四年
母子並失帝意俱被幽廢后遂以憂薨咸安二年孝武
帝卽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贈后父遐特進

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

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
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
宮人皆謂之峴嶮旣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
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
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
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卽位尊爲淑妃太元三年進爲
貴人九年又進爲夫人十二年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
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啓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
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啓嘉祚於聖明嗣徽音於
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

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卽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尙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兼中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母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期永安皇后一舉哀於是設廬於西

堂凶儀施于神獸門葬修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見外戚傳初帝將納后訪于公卿于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既而謂人曰昔毛嘉耻於魏朝楊駿幾傾晉室若帝納后有父者唯廕望如王蘊乃可既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中軍將軍桓沖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彛倫攸叙靈根長固本支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熙

任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
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胄
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
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蘊妻劉氏爲樂平鄉君
后性嗜酒驕妬帝深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狀
令加訓誡蘊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
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安德陳太后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
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爲淑媛生安恭二帝

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別傳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爲太子妃及安帝卽位立爲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於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爲皇后生海鹽富陽公

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爲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時
年五十三祔葬沖平陵

史臣曰方祗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義曜以
齊明故知陽燧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
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宣穆
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
其後盾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
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
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器識
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

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
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
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于元老成王冲眇託萬幾于上
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
裘躬行負展各免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
克終所幸實爲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妹升夷癸褒進亡幽家邦興
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爨故劔辭恩池蒲起嘆
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福極灾生南風熾虐國
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主持尺威帝契關

晉書卷三十一 列傳 十四
終羅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孌呂妾變羸黃姬化
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晉書卷三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
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
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
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
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
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

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
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
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
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
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
州事于時寇盜克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
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
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卽位
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母丘
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

爲三老祥南而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
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
貴鄉公之弑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
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
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
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旣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
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
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
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
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

踐祚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已
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沖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
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
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
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
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
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
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
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
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簞褥以舍

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
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
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
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
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
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泔
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
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
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
施牀榻而已糝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

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復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爲之感傷要未得特敘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諡曰元祥之薨奔

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
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
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達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
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
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
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
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
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
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
焉

王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卽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

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諡曰貞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尙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彊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

江左矣哉子導別有傳

鄭沖

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存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爲太子搜揚側陋命沖爲文學累遷尙書郎出補陳留太守沖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糲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尙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

常道鄉公卽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沖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沖然後施行及魏帝告禪使沖奉策武帝踐祚拜太傅進爵爲公頃之司隸李熹中丞侯史光奏沖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沖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沖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勳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勳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儁與之斷金遂

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
太尉臨淮公荀顗各尙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
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沉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
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
五章哉其爲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
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九年
沖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
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
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
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宜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儁老

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憊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置舍人六

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
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明年薨帝於
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祕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
百匹諡曰成咸寧初有司奏冲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
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顛何晏共
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
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冲
無子以從子徽爲嗣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簡嗣

何曾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

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爲平原侯曾爲文學及卽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以清靜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

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忽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叅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項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會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

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叅御右蓋以盡
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
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
亦循舊章韓信代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
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
萬道路迥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
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
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
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
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

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

君不能爲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母丘儉誅子旬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顓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旬其命詔聽離婚荀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爲當遂改法語在刑法志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年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爲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旣出又過其子劭曾先勅劭曰客必過汝汝

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曾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沉等勸進踐祚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曰蓋謨明弼諧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誠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達翼佐先皇勤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右王事若乃予違汝弼匡獎不

逮則存乎保傅故將明袞職未如用又厥辟之重其以
曾爲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
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屢乞遜
位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
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佐
省覽章表實用慙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
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耆艾其進
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劔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
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
帳簾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

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
勅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
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諡博士秦秀諡
爲繆醜帝不從策諡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諡爲元
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
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
拜上酒酬酢旣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
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
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

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苟何君子之宗也又曰穎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穎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穎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

奏會侈怵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會華侈以銅鈎鞞引車瑩牛蹄角後會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會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會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會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嗣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爲王太子以劭爲中庶子及卽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高令袁毅貨雖經赦宥

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尙書惠帝卽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幾故盛選六傅以劭爲太子太師通省尙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尙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

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彊易弱粲乃止遵字思祖劭庶兄也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黃門郎散騎常侍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怵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爲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羨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官領著作郎綏字伯蔚

位至侍中尙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
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
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
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
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
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
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
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機爲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
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主令鯤拜勢懼傷
風俗機不以爲慙羨爲離狐令旣驕且吝陵駕人物鄉

晉書卷三十三 列傳
閻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旣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

小縣乎苞還嘆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尙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

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
青州諸軍督兗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
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
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迎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
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
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項之代王基都
督揚州諸將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
旣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
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
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

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彊盛邊境多務苞旣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爲

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勅征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耻受任無効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虞上書理苞帝詔曰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宜掌教典以贊時政其以苞爲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爲弘厚不宜擢用詔曰吳人輕脆終無能爲故疆場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

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
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青而掩大德哉於
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
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爲
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
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
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
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
世稷官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
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

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
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
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
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
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諡曰
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苞豫爲終制曰
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
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
飯哈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
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

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耶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
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浚儒崇以統爲嗣統字弘
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爲尙書郎越字弘倫早
卒喬字弘祖歷尙書郎散騎侍郎帝旣召喬不得深疑
苞反及苞至有慚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
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
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爲折衝將軍
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爲振武將軍征荊州賊李辰穎與
長沙王又相攻超常爲前鋒遷中護軍陳眔等挾惠帝
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

幸鄴宮會王浚攻潁於鄴潁以超爲右將軍以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顥以超領北中郎將使與潁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爲豫州刺史劉喬繼援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爲大傅越叅軍浚字景倫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黃門侍郎爲當世名士早卒儻字彥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爲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修武

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
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
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旣而見
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
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
心有以垂察近爲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
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悸駿
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
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
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

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
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達靈鑒昭遠
存先父勳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
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卽以今月十四日與兄
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暫經天聽
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
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
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恠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
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
析薪以答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

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
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
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
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
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
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
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
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
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
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恩

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尙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鳩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鳩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祗所紕詔原之燒鳩於都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拜太僕

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
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
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
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
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
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
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
尚愷以糴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
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
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三尺

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
應手而碎愷旣惋惜又以爲嫉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
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
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怛然
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萍齏嘗與
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
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
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萍齏是擣韭根
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
蹠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

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
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
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名俱泰何至囊牖哉其
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
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
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
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輿免官
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輿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
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
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

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

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苞曾孫樸字立真爲人謹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

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瞻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尙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

晉書卷三十三 及作
三三
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孫鑠字巨鄴河內懷人也少樂爲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爲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爲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車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旣出卽馳詣壽春爲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尙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

史臣曰若夫經爲帝師鄭沖於焉無愧孝爲德本王祥

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
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
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
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
霍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
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
輕陰不知螳蜋襲其後也

贊曰鄭冲含素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殊
搯芬餌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成貲
那分身墜樂往哀隨

晉書卷三十三

晉書卷三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

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
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
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
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祐曰常識卿前語祐曰此非
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
告絕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
毀墓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爲大
將軍辟祐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
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道以
忤意見斥祐在其間不得而親踈有識尚焉陳留王立

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徒
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鍾會有寵而忌
祐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
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
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
郡公邑三千戶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爲侯置郎中令
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曰夫總齊璣衡允
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祐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
審審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
爲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祐爲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

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
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
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
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
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
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
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
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
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
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

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肩執檠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肩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祐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

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卽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執節高

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膺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祐迎闡祐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尅闡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祐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祐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

兵少糧懸軍人挫衄皆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俟就第竟坐貶爲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爲庶人祐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

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感其
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
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河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
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
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
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
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時談
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
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

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祐貞
懇無私疾惡邪佞苟勗馮統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
詣祐陳事辭甚俊辯祐不然之行拂衣而起祐顧謂賓
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步闡之役祐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
多毀祐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
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祐以伐吳必
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
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
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祐

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疆此乃諸侯之時耳今當一統不

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
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
其輕重不齊彊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
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
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
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擐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
都漢中諸城皆烏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
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
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
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

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
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
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
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施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
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
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
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
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
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
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

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得持久弓弩戟楯
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
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
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剋可必
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祐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
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祐歎曰天下不如意恒
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
後時哉其後詔以秦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
縣爲南城郡封祐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祐讓曰昔
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

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祐每被登進常守
沖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
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祐
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
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
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
者祐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
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
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夫嘗勸祐有
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子

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土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踈廣是吾師也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祐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

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
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
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
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
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
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
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祐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
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
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
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主上有禪

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

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曰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祐蹈德沖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祐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祐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祐喪旣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祐甥齊王攸表祐妻不以侯歛之意帝乃詔曰祐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

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令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初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祜所著文章及爲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

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
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荊州人爲祐
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祐開府累年
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叅佐劉儉趙
寅劉彌孫勃等賤詣預曰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
前征南大將軍祐叅同庶事祐執德沖虛操尚清遠德
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
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
渴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
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

國開疆諸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
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
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
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爲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憇
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
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
至掾屬預表曰祐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
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
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
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祐卒二歲而吳

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剋
定之功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
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祜昔吳爲不恭
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祜受任南夏思靜其難
外揚王化內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識
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
羣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
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啓土宇以崇前命而重
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
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

鑲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祐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祐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祐兄玄孫之子法興爲鉅平侯邑五千戶

以桓立黨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
聞咎繇亡嗣臧文以爲深嘆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
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祜
明德通賢國之宗主勳叅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
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繼愚謂鉅平封宜
同鄴國故太尉廣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逆爲
利竊饗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王道
維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
瓘本爵菑陽縣公旣被橫害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轉
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瓘功德無殊而獨受偏賞謂

宜罷其郡封復邑菑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竟寢不
報祐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
祐同母兄承俱得病祐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
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暨
弟伊初爲車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
事鎮宛爲張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祐伯父祕官至京
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祕孫亮字長立有才能多計數
與之交者必僞盡欵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
初爲太傅楊駿叅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
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爲

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駿慙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并州爲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爲徐州刺史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

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秦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

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數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借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卽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

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
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頽亦無取於黜陟也
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
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
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彊盛石鑒時爲安
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
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
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
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
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

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闔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典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鑿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誼諱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旣葬帝及羣臣卽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畧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

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歌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

二駙馬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
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
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
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
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
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
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
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
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
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

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
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
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
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
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
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
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
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
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
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

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結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彊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叅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

日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剋之旣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

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旣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爲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瘦憚

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
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
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
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
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洩
消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
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
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
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
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

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
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
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
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
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
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旣立功之後從
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
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
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

人未之重唯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嘆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預先爲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

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

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歛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錫字世嘏少有盛名起家長沙王父文學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氊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

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爲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政遷吏部郎城陽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又嗣在外戚傳

史臣曰秦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慙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襍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

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
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
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旣葬釋於儲君何其斯
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爲諸侯之庶子
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地西險吳江左廻羊公恩信百萬歸來昔之誓
旅懷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爲武庫

晉書卷三十四

晉書卷三十四考證

羊祜傳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臣人龍按本

書當時知名士不數及王佑或王沉之訛耳

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臣宗楷按風俗

通云清擬夷叔陶潛詩夷叔在西山皆謂伯夷叔齊也並稱兩人而一氏一名日知錄所謂文中之變體

玄日書卷二十四考證

晉書卷三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

陳騫

子輿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爲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爲相國

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
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
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
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
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荊州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郟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
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州
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
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
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

之材將爲國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承
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旣至尋復以爲涼
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
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
舍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
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累處方任爲士庶
所懷旣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
朝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詔曰騫元勳舊德統又東夏
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
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

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方賴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勳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殿騫素無謔諤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爲諂弟稚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

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袞斂贈太傅諡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爵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黃門侍郎歷將校左軍將軍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爲河內太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尋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帝以騫玄孫襲爵卒弟子浩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

子頽

從弟楷

楷子憲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

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
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
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爲之
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母丘儉嘗薦秀於大
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立靜守真性入道奧
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
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
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爽乃辟爲掾襲父爵清
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正歷
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

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
鍾會以行臺從豫叅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
侯增邑千戶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
七百戶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顛定禮
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
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
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
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
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旣茂天表如
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旣卽王位拜

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沉衛將軍賈充俱
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
邑三千戶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
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
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
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熹復上言騎都尉劉尚
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
政有勳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
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
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詰苟非其人官不虛備

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勳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旣無古之地圖

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窅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

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劖制

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
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
時年四十八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
勳業弘茂方將宣猷敷制爲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
之其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諡曰
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
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
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
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
未有成旨今旣疾篤不起謹重戶啓願陛下時共施用

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
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
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王公配享廟廷有二子
濬頴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慧別封高
陽亭侯以濬少弟頴嗣頴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
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頴若武庫五兵
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卽頴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
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頴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
嗣詔頴襲爵頴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爲太子中庶子
遷散騎常侍惠帝卽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頴

兒子憬爲白衣願論述世勳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願問太傅所在願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願曰宜至廷尉豫從願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願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願請以封憬帝竟封願次子該願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願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旣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勛之志鑄鍾鑿磬以備郊廟

朝享禮樂頷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苟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頷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天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頷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頷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頷爲言談之林藪頷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受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

覽之者莫不寒心願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
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
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
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願曰誠如公慮但昏
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
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
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願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
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願曰幸與中宮內外
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辭病而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
表難乎免矣願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

侍中如故。頌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頌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頌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傳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

以致不靜昔踈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
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踈者以明
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時
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顧諫曰東宮之建以
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
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
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顧
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顧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
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
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從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

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旣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

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

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
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
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
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
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
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
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
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
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
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

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旣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旣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

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覺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胷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

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卑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
之業遂易門肆頽用矍然身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
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摛列虛無不允之
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頽退而思
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
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
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
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
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
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旣化之有非無用之

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頗甚惡之倫數求官頗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

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彤東海王越稱頽父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頽本官改葬以卿禮諡曰成以嵩嗣爵爲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譏爲散騎常侍並爲乞活賊陳午所害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爲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爲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

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
以楷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
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
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
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
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
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
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爲屯騎
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
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

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
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
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
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卽以宅與衍梁
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
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
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
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
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
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

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爲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乃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序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焉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旣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祇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真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

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爲尚書
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
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
果矯詔誅亮瓘瑋以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
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
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旣伏誅以楷
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
不樂處勢王渾爲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
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爲常侍求
出爲河內太守後爲侍中復求出爲河南尹與楊駿不

平求爲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
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勲缺以爲可
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
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
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
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雋楷有
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
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
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
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

餒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
五諡曰元有子五輿瓚憲禮遜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
至散騎侍郎卒諡曰簡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
者皆敬之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
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
寶楊駿之誅爲亂兵所害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
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閩者數年陳
郡謝鯤潁川庾敳皆雋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
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
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

侍中東海王越以爲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嘉末王浚爲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咀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咀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間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旣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爲治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

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表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爲長樂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爲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鼓並以文才知名穀仕季龍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鼓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鼓馬奔段遼爲人所獲魚誣穀使已以季龍當襲鮮卑告之爲備時季龍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悉誅挹鼓

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立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邁爲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爲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奧奧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爲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旣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奧奔淮陰妻子爲賊人所得奧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向女

涕泣固遂殺之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爲安東將軍以邵爲長史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爲深交徵爲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中及王導爲司空旣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爲敬豫焉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

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爲主簿後爲越子毗所
害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八裴方八王
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綬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
比王導頽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頽頽符契時乏
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
蓋朋僚稱爲領袖楷則機神幼發自以清通俱爲晉代
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旣須才才應世至高平沉敏蘊茲名器鉅鹿自
然亦云經笥媧皇鍊石晉圖開祕頽有清規承家來媚

晉書卷三十五

晉書卷三十五考證

裴秀傳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日知錄明末
富平民掊地得王莽貨布一罌凡古尺所謂長二十
五分者今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
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與此可以相証

百書卷二十五考證

晉書卷三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

衛瓘

子恆孫棨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曷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覬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閔鄉侯弱冠爲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爲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爲傅嘏所

重謂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卽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會艾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旣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

徑入至成都殿前艾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

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竝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旣而赦焉及瓘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尅蜀之功羣帥之

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搴旗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竝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

稱之累求入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
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
書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
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
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
令如故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勅瓘第四子宣
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
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瓘與
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瓘以魏立九
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

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
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
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
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
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
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
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
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
爲貴人弃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
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

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竝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卽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旣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

言何耶。瓊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瓊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瓊。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瓊不平。駿復欲自尊重權，宣若離婚，瓊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瓊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曰：司空瓊年未致仕而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簾褥主者務令優備，以稱吾崇賢之

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卽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綬綬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

子恆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恆二子瑛
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
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旣無德音又不御下以
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
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
餘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爲司
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瓘故
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
公名諡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
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幡搗登

晉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一
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即便奉送章綬
雖有兵仗不施一刃重敕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
唯免公官右軍以下卽承詐僞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
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
見詔書爲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
謂里舍人被驅逼齋白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
況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
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
盡使公父子讎賊不滅冤魂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
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夷殞斂始訖謹條瓘前在司空

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開門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齋僞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按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爲考晦一人衆姦皆出乞驗盡情僞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瓘舉門無辜受禍乃追瓘伐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諡曰成贈假黃鉞恆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恆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

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旣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

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
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
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木卉萃尊以
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
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
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
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
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
懸羽靡靡絲絲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連
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

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會立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
所宜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
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
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
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
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
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
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
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
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

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
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
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
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
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
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
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
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
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
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

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縕揚波振擎鷹跼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綠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杏杪邪趣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搗不可勝原研柔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卻間般倅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聶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

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愜
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頌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旣用篆
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
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
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
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
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
輒削而焚其柀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
其柀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
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

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比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篆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獨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旣弘體象有度煥

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
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蜃蜃膠
戾或長邪角趨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
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燎
飛煙嶄巖嶷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
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
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
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
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
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

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
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
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忿忿不
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
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
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
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
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
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
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

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
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
又簡略應時論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
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
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
將奔未馳或躡駐點黠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
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蜎蟻
搨枝絕筆收勢餘纏糾結若杜伯撻毒緣巖騰蛇赴穴
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
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

及瓘爲楚王瑋所構恆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
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恆還經廚下收人正食
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謚蘭陵眞世子二子璪玠璪
字仲寶襲瓘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
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懷帝卽位爲散騎侍郎永嘉五年
沒於劉聰元帝以瓘玄孫崇嗣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
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
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
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
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

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立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立王濟竝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璩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

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況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語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

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
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
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
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
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
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
膚清叔寶神清其爲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
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恆族弟展字道舒歷尚書
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爲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
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爲恐傷正教竝奏

除之中興建爲廷尉上疏宜復肉刑語在刑法志卒贈
光祿大夫

張華

子禕

遼

劉卞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
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
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
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
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
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
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

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鷂過猶戢翼尚何懼於
罾罟翳蒼蒙龍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集其居易
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
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
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
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
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鷓鴣介其背距鵠鷺
軼於雲際鷓鴣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
鴈又矯翼而增遊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
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鷂而受繼鷓鴣慧而入

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
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
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支巨爵踰
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足
偉也陰陽陶烝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冥巢
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
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歎
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
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
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卽真

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內
若指諸掌武帝常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
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
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
毀過禮中詔勉厲逼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
羣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
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
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衆軍旣進而未有剋獲賈
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
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剋及吳滅

詔曰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
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
其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爲亭侯千五
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
章竝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
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
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
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旣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
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
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

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竝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朝議欲徵華人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統卽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官謝曰臣愚憊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

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
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
策功在不賞轉張跋扈遂遘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
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
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已然微
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
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
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
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
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

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

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頴頴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閹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

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每遇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謚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謚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

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
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
嫡恆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
僕射裴頴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
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衆人
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
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
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
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姦人之雄今可遣梁
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

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氏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旣還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頴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柏識者以爲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躄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

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頴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

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烏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

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
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
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彊盛未
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
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
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
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
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
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

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竝刻題一日龍泉一日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

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
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
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
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
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
焉後倫秀伏誅齊王罔輔政摯虞致箋於罔曰間於張
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
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
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
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

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問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竝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然此等諸

族未蒙恩理昔樂卻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
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在職思
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羣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
稱其寃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
者久之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
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勳每
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
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
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勳受爵於
先帝後封旣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華之見

害俱以姦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
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
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
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
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竝行
於世二子禕遯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
常侍遯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禕子輿字公
安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

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
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
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
云何以爲亭子令卽召爲門下史百事疎簡不能周密
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卽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子
長兵旣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
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大學試經爲臺四品
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
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
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爲吏部

晉書卷三十一 及傳 三五
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
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爲左
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
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
卞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
飲藥卒初卞知并州昔同時爲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
餞之其一人卿卞下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
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
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

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
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劍邦家殄
瘁不亦傷哉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凌寒尸祿觀敗吾生未安衛以賈
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爲難

晉書卷三十六

晉書卷三十六考證

衛瓘傳每書輒削而焚其柎○臣宗楷按柎當係梯字

之訛若監本作柎則更誤矣今仍閣本而誌其說於此

晉書卷二十六考證